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

大秀的儿童小说《大河的歌谣》从作家的童年经验和生命体悟出发,用真诚、质朴的语言,充满感情地描写了鲁西南黄河滩人与一群候鸟之间的动人故事,凸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美好互动,以及儿童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与真挚感情。

黄河滩地处偏远,水草丰茂,鸟雀翻飞。每到候鸟迁徙季节,黄河滩的天空、高树、芦苇丛、沼泽地,随处可见鸟的身影,它们的身姿与鸣唱,是献给黄河滩的诗行与歌谣,也是作家大秀深刻的童年记忆。美好的大自然对于人类心灵的滋养是无穷尽的,童年记忆不但给了大秀无尽的灵感,也给了他无尽的心灵慰藉。他深刻地体会到,黄河“是那么神奇,它就像生活在故乡的老母亲一样,无论你身在何处,总会让你深深惦记”,于是大秀重回故乡,他看到,今天的黄河滩人仍在以自己的方式与脚下土地及广阔的大自然相联结,因而创作了这部致敬故乡、致敬童年的生态题材儿童小说。

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自然力量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地理景观和观念形态,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生态修复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大河的歌谣》以儿童视角回应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儿童天然与自然相亲,儿童的成长亦离不开良性生态的滋养。故事讲述了黄河滩麻雀台村庄一群大人和孩子维护自然生态的亲切感人的故事。麻雀台村庄位处黄河滩边,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南岸有一曾用来摆渡的老船,不但鸟儿喜欢停在它身上歇歇脚,孩子们也喜欢坐在船头看风景、想心事。孩子们上学放学总喜欢绕道到黄河滩边看鸟群。有时鸟儿飞进教室,引得老师和学生惊喜、欢闹。麻雀小学的语文老师讲述巴金的《鸟的天堂》时,会提问“黄河滩上有哪些候鸟和哪些留鸟”,孩子们如数家珍——道来。周末和寒暑假,孩子们有了更多机会亲近大自然,白藕总爱跟爷爷去黄河滩边放羊、聊天、看鸟、听鸟。马槐因妈妈重新组建家庭来到美丽的麻雀台,并得到了一个年长七岁的哥哥——清河,清河待马槐如亲弟弟,带马槐一起放羊,教他认识屋前河畔各种树木……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无不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景象。

然而,今天的黄河滩与作家童年时的黄河滩已发生了不少变化,生态保护成为亟待普及的观念。小说描写了一群少年积极参与爱鸟护鸟的社会实践活动,故事情节围绕“爱鸟护鸟”与“捕鸟卖鸟”这一核心矛盾展开。部分村民生态意识淡薄,或捕鸟获利,或笼中养鸟,因而时有鸟儿被捕、受伤或中毒,孩子们遇到这种情景,总是同情不已。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们联合动物救助站,举行了一系列爱鸟护鸟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但从与鸟相处的美

■短 评

澳门抗战的童声歌咏

——评麦然儿童小说《天上落玉兔》

□陈津丞

在中国抗战文学的宏大版图中,澳门长期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极少有人会意识到,澳门曾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澳门作家麦然创作的儿童小说《天上落玉兔》以少儿的视角描写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用童声歌咏澳门抗战的壮阔历史。

长期以来,澳门文学常常被殖民史、旅游叙事遮蔽,《天上落玉兔》则将澳门放回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叙事的传承之中,回归至抗战全局境况。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多次引入《申报》《华侨报》等当年的新闻报道,从总督更替、疫病蔓延,到葡日外交博弈、难民潮涌,层层交织,使文本具有坚实的历史质感。作品重点展现了东江纵队在华南抗战中的作用,通过人物命运与儿童视角,将这些历史场景转换为具体的故事,让读者逐渐了解东江纵队在抗战大局中的独特价值。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还巧妙地借助历史人物原型,将红色基因融入文学表达,尤其是以抗日先锋叶挺将军、镜湖医院柯麟院长为原型,塑造了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形象。这些抗日英雄不仅让孩子们有了精神榜样,也使今日的读者感受到澳门在抗日战争中“一马当先、勇于承担”的文化传统。

战争对孩子来说,是极其残酷却必须亲身面对的现实困境,小说中分属于华人群体、土生葡人群体的他们要在战乱中维系友谊,更要在战争的阴影里选择担当。主人公思亮、明仔、熙熙三人的命运,代表了澳门社会在抗战中的三个维度,思亮代表着澳门本地儿童,他的语言缺陷(无法准确发音“战”字)在叙事上构成了一个深刻的隐喻——儿童对战争的理解是模糊的,但他们不得不在模糊中成长;难民明仔的机敏与坚韧暗示了内地力量如何在澳门扎根;熙熙作为将军之子,象征着家国使命与少年友谊之间的矛盾与融合。三条线索交织,使儿童故事承载了宏大的民族寓意。

小说并没有将抗战局限于英雄人物的舞台,而是以在澳门的儿童群体的遭遇,描绘出整个澳门市民群体在隐秘战线上的集体担当。无论是庇护难民的医院,还是冒险传递情报的医生,抑或是被日本人绑架的土生葡人,不同人物的片段化描写汇聚成一个庞大的群像——儿童的身后始终站着澳门的普通民众。正是这种群体性的文学呈现,使小说具备了超越个体的历史厚度。小说对土生葡人群体的塑造尤为耐人寻味。这类人物的书写凸显了澳门社会的多元性,也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当土生葡人融入中华文化、与华人群体发生情感连接时,他们同样能够对中国的历史与命运产生共情,乃至于贡献力量。这一点很好地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重要作用。因此,《天上落玉兔》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本书写澳门抗战历史的儿童小说,更在于它以澳门为落脚点,强调了“澳门属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叙事逻辑,是中华文化与抗战记忆的重要发生地。这一叙事的转变,恰与当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化定位形成呼应,今天澳门不仅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天上落玉兔》把澳门的童谣、土生葡人的文化认同、抗战史的集体记忆,创造性地转化为儿童文学文本,让地方记忆升华为民族记忆,让澳门经验融入国家叙事。今天我们重新回望澳门的抗战书写,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宏大叙事之下,挖掘澳门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让世界了解真实发生的澳门抗日战争故事,进一步深化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

(作者系澳门大学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

大秀《大河的歌谣》：“让鸟儿们放心停下来歇歇脚”

□李红叶



好体验和对鸟类的科学认知上,深化了对大自然及鸟儿的感情,也用实际行动卓有成效地宣传了生态意识,救助了被捕或受伤的鸟儿,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心灵的成长。这一点集中反映在白藕、马槐和清河三个男孩身上。

白藕从小在黄河滩长大,触目是高远的天空、绵延的黄河,以及黄河滩边的高树、苇荡、羊群、飞鸟和人家,空闲时常与爷爷老白一起放羊,感受大自然的亲切与美妙。老白作为老一辈黄河滩人,在白藕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白藕对黄河滩历史、民俗及生活方式的理解大都从老白这里来,他爱听老白哼唱豫剧和黄河滩民谣,追问老白河边的老船是从哪儿来的,而对白藕影响最大的,则是老白对羊群、对鸟儿的感情。老白善良敦厚,他爱羊胜过爱自己,“羊是他的老朋友,是他的知心老伙计”;他也极爱鸟、懂鸟、惜鸟,积极参与救助鸟,还会各种鸟声口技。他曾因救助一只地鸬轰动了黄河滩,当了解到地鸬是一种罕见的珍贵候鸟时,他感慨地说:“这么珍贵的鸟到我们河滩来,说明咱们这儿是风水宝地,有福气哩。”又说:“鸟儿通人性,你喜欢它们,它们也会喜欢你呀。”老白对鸟儿的感情朴素而深沉。白藕淳朴聪慧,在爷爷的影响下,对鸟儿的感情和兴趣也一日浓似一日。他和爷爷自然而然成为爱鸟护鸟的模范。

然而,生活总是充满矛盾和戏剧性,个性发展与精神成长正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完成。作家巧妙地安插了一个角色清河,他在黄河滩边长大,身体结实,

生活能力极强,放羊、游泳、骑摩托车、做弹弓,样样都是高手;他爱羊,给自己的每只羊都取了名字,坚决不把羊卖给羊贩子和羊肉店,而只愿卖给那些取羊毛的养羊专业户;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给了马槐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胜似亲兄弟的温暖。让村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偷鸟、捕鸟并诬陷白藕父亲的人恰恰是这个外表强壮内心热情而柔软的清河。清河为了拥有一辆理想的摩托车,一时冲动之下竟然为一己私利与鸟贩子勾结,不仅给马槐和白藕带来深深的伤害,也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懊悔和不安之中。故事结局既出乎意外,也在情理之中:被卖的地鸬放回大自然,白藕与马槐和解,清河自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作家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黄河滩少年的灵性 with 淳朴,也借助富有表现力的对话、动作和梦境,凸显少年敏感活跃之内心。清河误入歧途继而迷途知返,这一情节让儿童读者观察到生活的复杂以及生态保护的复杂性,并得到警示和教育。

作家将少年形象置于代际关系、同伴关系之中,置于学校、家庭、社会与自然的广阔背景之中,少年的成长因而突破小我、小世界,而走向大我、大世界。概言之,小说以童年叙事彰显生态文明之要义,突出自然之于人格及性灵的养育意义以及当代少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人翁精神,在充足的审美体验中唤醒生态意识和成长意识,可谓以小见大,含义深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动 态

抗战题材儿童小说《芥园花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9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接力出版社主办的“战火中的童心之美和人性之光——抗战题材儿童小说《芥园花铺》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郭书林、郭义强、郝振省、李忠、高洪波、曹文轩、徐德霞、白冰、陈晖、纳杨、葛亮、陈香、杨雅莲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芥园花铺》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以及儿童文学在历史叙事与美学表达上的创新与突破进行深入探讨,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注入新的思考。《芥园花铺》作者马三枣参加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接力出版社总编辑唐玲主持。

与会专家认为,《芥园花铺》采取“小角度、小场景、大事件、深挖掘、细创作”的路径和方式,以主人公友梅一家的遭遇为主线,叙述了他们如何遭受日本兵侵略、顽强抗争并付出鲜血代价,最终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过程。作品用孩子

的眼睛看战争,贴近儿童生活的细节,让宏大的抗战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成长故事。作品既写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日的决心、勇气和智慧,也写出了日本少年儿童和普通民众被裹挟进战争后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主义的控诉和批判。书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所坚信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信念,揭示了在历史进程中,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人性的光辉都会永远闪耀。

马三枣表示,自己是怀着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创作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他认为,要从身边历史中掘取真金,要以亲身经历贴近历史感悟,要用意象密码构筑诗意。“当孩童仰头问‘为什么花还在开’时,答案早已深埋泥土;因为土地记得每一粒种子的倔强,正如历史终将铭记人性的光芒。”

(教鹤然)



插图欣赏

《我穿花衣裳的朋友》,高淳海、高维生文,赵燕绘,希望出版社,2025年5月

儿童文学评论 · 第607期 · 冰心

■关 注

最近“预制菜”成了热词,人们担心它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却缺乏真正的营养。其实在儿童教育中,也存在类似的“预制菜”。当课程被流水线般设计,每个步骤、每一幅画面都有严格模板:先画什么线、用什么颜色、达到怎样的效果。一节标准统一的“模板课”往往是这样的:

- 10分钟热身和知识引入;
- 10分钟老师“1对多”示范绘画步骤和最终效果;
- 30分钟孩子按步骤完成作品;
- 10分钟点评展示。

“好”的标准被提前设定,老师甚至会为孩子修改作品以保证“更好”的结果。孩子只需跟随指令完成即可,几乎不必保持敏锐的观察或尝试调整画面的效果,也无需用心体会工具的特性,更不用怀着忐忑面对白纸的未知去想象下一笔的可能。久而久之,他们便失去了对不确定的耐受力与探索力。动手的锻炼或许有一点,艺术的表面体验也有一点,但就像能果腹却无营养的预制菜,缺少真正滋养心灵的价值。

其实,这是机构与家长对效率与成果的“合谋”。从机构角度,这种课程极具“优势”:教师门槛低,只要会复制模板即可保证出画;管理成本低,每周一小时即可让不同水准的孩子高效出画;放学后,向家长解释起来也很轻松,一幅幅看似完美的作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好看、完整”成了衡量学习的唯一标尺。即便我们在线上课中努力让知识透明化,让家长能理解孩子的真实成长,但仍有不少人抱着过时的判断:没有结果约等于没有价值。于是,一种与现实教育极其相似的“高效”内卷持续上演。然而,从教育视角来看,这是关键期的浪费。发展心理学早已揭示,5-10岁是孩子们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关键窗口。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艺术、空间、身体动觉等智能需要大量自由的实践才能生根。然而,模板化教学把这一切“预制”成单一答案,造成“早熟却早枯”:看似技巧熟练,却缺乏真正的原创力和持续的好奇心。这对孩子的长期影响,是从被规定答案到被规定人生,悄然间塑造孩子的人格。习惯被规定答案以

儿童美育不能有『预制菜』

□金晓婧

后,面对不确定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寻找“正确模板”,而不是提出新问题。缺少原创思维,会导致他们日后在学习、职业选择乃至人生重大决策中,都可能因缺乏独立判断而被动随波逐流。应试思维延伸是与社会的“唯分数”文化一脉相承的,隐藏着一种“潜规则”,似乎只要结果漂亮,就算成功。当消费主义的教育观盛行,人们对快餐式的出画形成了“成果崇拜”。“高效出画”的课程背后,是家长渴望用最短时间“买到”看得见的成果。教培机构则用低成本复制流程,迎合了这种需求。这场名为“美育”的消费,实则强化了教育的工具化与速食化。

在北欧、蒙特梭利或瑞吉欧教育体系中,儿童被视为天生的探索者。他们强调环境即教育,鼓励孩子用多感官、多路径去发现与表达。教师的角色更像是敏锐的观察者和合作者,而不是模板的“监督员”。与此相比,我们的“预制课”显得格外急躁——它牺牲了孩子独立生长的时间,只追求可量化的作品。真正的艺术教育远不止“好看”的画面,它是孩子看世界的多元角度,是与自我

深处的对话,是从心灵的粗糙走向觉知的敏锐。它让孩子在探索中发现美、感受美,并学会定义属于自己的美。它教会孩子在面对白纸般未知的人生时,依然有勇气画下第一笔,改下第一笔,直到构建出自己认可的图景。这不仅是美学的滋养,更是生命力的锻炼。我们真正需要守护的是孩子心灵与世界相遇的那个空白时刻:他们凝视白纸、灵感闪现、下笔成形的瞬间;他们反复修改,甚至推倒重来的勇气。艺术是精神世界的修养,而一旦“精神”也被预制,诞生的就不仅是模板画,还有模板人生。让孩子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下笔,是对未来最深远的投资。这份投资不以立竿见影的“成果”为指标,却能在他们的一生中持续发芽——那才是真正有营养的美育。

(作者系绘本创作者、灵感抽屉线上美育主理人)



9月15日,第九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奖结果揭晓。经评审委员审阅、讨论与表决,本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空缺。评审委员会表示,首奖空缺是对“化繁为简、贴合儿童、兼具文学与艺术高度”核心评选标准的坚守,旨在以更严谨的态度推动华文图画书创作向更高质量迈进。同时,评选出佳作奖5名,分别为:《驯河童子》(作者:廖小琴;绘者:阿涩)、《木拉提爷爷,你去哪儿?》(作者:唐亚明;绘者:周期)、《小高的游乐场》(作者/绘者:林建才)、《山左大力士》(作者/绘者:杨子苇),以及《小威的眼睛》(作者/绘者:杜宛霖)。评审委员会对五部佳作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在儿童性、文学内涵、图像艺术、图文融合度及创意表达上各有突出表现。

本届参评作品为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初次出版的华文原创儿童图画书。组委会共收到445册(套)参评作品,其中符合参评资格的作品共有418册(套),是该奖项创办以来参评作品数量最多的一届。参评作品的国家和地区首次扩大到8个,中国内地(293册/套)、中国台湾地区(87册/套)、中国香港地区(19册/套)、中国澳门地区(5册/套);国外参与国家包括马来西亚(8册/套)、新加坡(4册/套)、美国(1册/套)、瑞士(1册/套),体现出华文原创儿童图画书创作出版的活跃态势。本届评审委员会由方万生、李一慢、潘坚、李坤珊、刘凤芯、何云姿、安石榴七位专家组成,覆盖儿童文学理论、幼儿教育、图画书创作、美术教育、阅读推广等不同领域。

据悉,颁奖典礼将于11月13日于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马兰花剧场举行。(教鹤然)

小树林儿童诗社诗集首发

8月26日,“对话每一个天才——小树林儿童诗社新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吉狄马加、谢冕、李少君、刘笑伟、邓凯、侯群雄、金石开等20余人参加。

据介绍,小树林儿童诗社近日推出儿童诗集《温暖的儿童诗100首》《好玩的儿童诗100首》。两部诗集由诗人吴薇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鸿儒文轩策划出版,各收录100首由小诗人创作的儿童诗,每首诗配有小画家们绘制的插画。

与会专家表示,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的眼睛里都藏着星星,他们的语言里都有着魔法。在诗教中,我们只需要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来启发儿童的创作潜能,唤醒儿童写诗的欲望和无穷的想象。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孩子的童心和天性,而不是试图让儿童的写作趋近成人的写作。这两部诗集中的作品贴近生活和自然,语言灵动、意象鲜活,充满童趣、生机与活力,是孩子们纯真心灵的诗意写照。

(黄尚恩)

第九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揭晓